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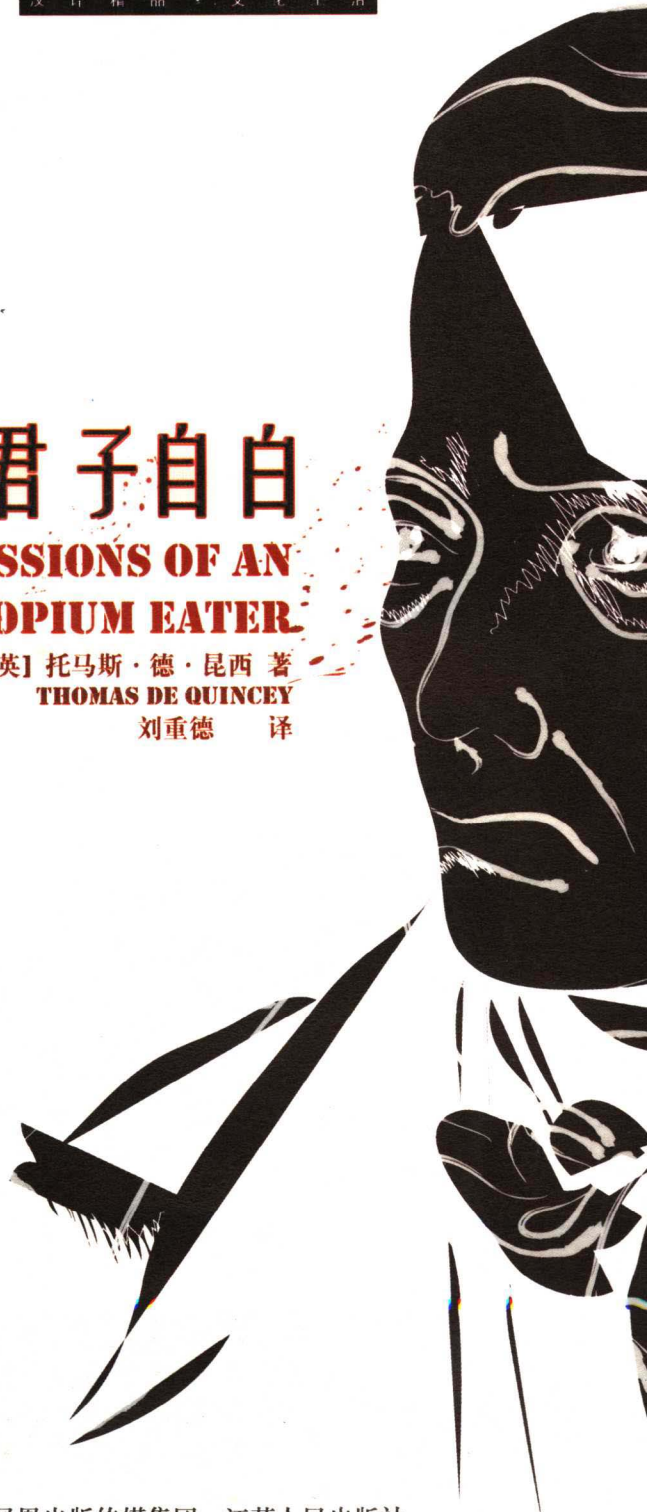
癮君子自白

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

【英】托马斯·德·昆西 著

THOMAS DE QUINCEY

刘重德 译





Thomas De Quincey

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

癮君子自白

THOMAS DE QUINCEY

[英] 托马斯·德·昆西 著
刘重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瘾君子自白/(英)昆西著;刘重德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8

书名原文: 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

ISBN 7-214-04119-7

I. 瘾... II. ①德... ②刘... III. 纪实文学-英国-现代 IV. I56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6679 号

- 书 名 瘾君子自白
著 者 [英] 托马斯·德·昆西
译 者 刘重德
责任编辑 刘 焱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徐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4.5
字 数 79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4119-7/I·168
定 价 10.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引言：德·昆西及其《癮君子自白》

张 健

19 世纪英国散文名家托马斯·德·昆西的代表作《癮君子自白》的中译本即将问世，这是十分令人高兴的事。过去我曾读过这本名著，最近又重温了一遍，觉得它真不愧为世界散文之珍品。德·昆西不仅写得十分坦率，而且写得很有激情。但是，如果要我将这本书剖析一番，却又感到不知从何说起。译者刘重德教授是我的老朋友。他要我写点什么，我只好从命，就从托马斯·德·昆西的生平和作品说起，作为引言吧。

《癮君子自白》的作者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 1785—1859)是英国著名散文家和文艺批评家。1785 年 8 月 15 日生于英格兰的曼彻斯特。他的父亲老托马斯·德·昆西是曼彻斯特有名的商界人物，也是一位文采斐然的作家。1774 年他曾在《绅士杂志》(Gentleman's

Magazine)发表过一篇游记,叫做《中西部诸郡纪游》。昆西这家人的祖先原来住在诺曼底的一个名叫昆西的小村庄里。他们以地名为姓,所以姓昆西。1066年征服者威廉率大军占领英格兰。昆西的祖先随军进驻,才定居曼彻斯特。因为他是征服者和胜利者,所以在自己的姓氏前加上一个“德”(De)字以示出身高贵。小托马斯·德·昆西的母亲娘家姓本生,她也出身于缙绅之家。她的两位兄弟都在侵略印度的英军中服役。爱德华·本生早逝,托马斯·本生后来晋升为上校,在孟加拉督修过营房。小托马斯·德·昆西诞生后不久,他父亲就病了,之后一直身体不好,长期住在国外。小托马斯·德·昆西六岁那年,他父亲回到了故乡,没有多久就病故了。他给寡妇孤儿留下的财产每年进项约为1600英镑。当时德·昆西夫人膝下有四男二女。长子威廉比托马斯大五六岁。以年龄大小为序,威廉以下是玛丽、托马斯、理查德、珍和亨利。亨利是遗腹子。此外,托马斯还有两个姐姐,她们分别于托马斯两岁和六岁时病逝。她们的死给小托马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的另一部作品《自叙传随笔》(Autobiographical Sketches)中曾有过详细的记述。老托马斯·德·昆西死后,小托马斯就跟他哥哥威廉一起随监护人之一萨缪尔·霍尔牧师读书。威廉好勇斗狠,很看不起体质纤弱的弟弟,甚至有时还欺负他。威廉有艺术天才,受到一位皇家院士赏识,被收为学徒,但不幸于十六岁患斑疹伤寒病死。托马斯·德·昆西从小就聪明好学。十一岁他随母

移居巴斯,就读于巴斯文法学校。校长摩尔根博士是一位学者。比他小四岁的弟弟理查德,绰号“石竹红”,也跟他一块儿上学。他这位弟弟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德·昆西曾在《自叙传随笔》中记述过理查德怎样从学校出走,出海当水手,后来遇上海盗,终于成为一名海军军官候补生的经历。托马斯在巴斯文法学校因能用拉丁文作诗而出名。接着他又攻读希腊文。十三岁时他就能以希腊文作文,十五岁就可以操流利的希腊语与人谈话。他因患重病离开了巴斯,在家里住了一个时期就转学到威尔特郡的一家私立学校——温克菲尔德学校。校长爱德华·斯本塞牧师,是个“笨伯”,不但学识浅陋,而且保守顽固。托马斯在校学习获益不多,但在那里结识了爱尔兰贵族子弟、伊顿公学学生威斯特波尔特勋爵。由于他的缘故,托马斯得以访问爱尔兰。他返回英格兰后又与卡尔伯勒勋爵一家过从甚密。卡尔伯勒勋爵夫人原是德·昆西童年时的朋友,她年长托马斯十岁。夫人从托马斯学习希腊语,并与之探讨神学问题。托马斯则从夫人学习马术。1801年初,托马斯进了曼彻斯特文法学校。该校校长查尔斯·劳逊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学者,然而年老贪杯,学校管理不善,体育课竟付阙如。托马斯·德·昆西染上了肝病,因服药过量,久治不愈,身体每况愈下,而学校课程又呆板繁重,他不得不请求转学,但遭到监护人拒绝。于是德·昆西决定出走。他向卡尔伯勒夫人借了十个基尼,于1802年7月逃出学校。他本来打算到“湖畔诗人”华兹华斯

居住的湖沼地区去。早在 1799 年他就读过华兹华斯的《我们是七个》一诗，一直对华兹华斯推崇备至。1803 年他开始与华兹华斯通信，但是这次出走，他并没有到湖区去，而是打算取道曼彻斯特到威尔士去。当时他母亲和姐姐在曼彻斯特居住。他想先探视母亲、姐姐，然后再去威尔士。他步行两天才到曼彻斯特。在他到达以前，他从学校出走的消息早已传到了曼彻斯特。姐姐已经出发去寻找在逃的弟弟。仆人们说在住宅附近曾发现托马斯的踪迹。这些信息惊动了他的舅舅本生上校。本生当时住在德·昆西夫人家里休假，他对托马斯不喜欢那所学校颇表同情，因而出面斡旋，终于说服夫人允许托马斯完成他的威尔士之行，并答应每周供应他生活费一基尼。德·昆西先在山中漫游，结识了一位德国旅行家，是他介绍德·昆西阅读了里希特尔^①的作品。德·昆西生活简朴，漫游途中往往露宿田野。他为农民代写书信以换取牛奶面包。他能言善辩，农民都喜欢听他聊天。当然他也感到无书可读之苦。他资斧不足，因此不能在旅馆住宿，更不能与文化教育界人士往还，甚感寂寞。然而，他尽管贫困，但决不接受监护人的资助。后来他到了伦敦，仍然过着独立而贫困的生活。他在伦敦的经历在《癡君子自白》中有着生动的描述。他到伦敦不久就把钱用光了，由于告贷无门，就睡在索霍区希腊街的一幢大房子里。大房子是高利

① 即让-保尔(Jean Paul, 1762—1825),德国小说家。

贷者的代理人布朗-布伦耐尔律师的办公地点。这人名声不好,但心肠并不坏。他让德·昆西暂时跟一个不满十岁的女孩一起住在大房子里。晚上他们偎依着,白天他就在公园、街头流浪。他还跟一些被社会遗弃的女人交朋友。她们对他很和善。有一个叫安的女子对他特别好。有一次他饿得昏了过去,安就拿出仅有的六便士买了一杯葡萄酒救活了他。后来他在街头遇到一位朋友,给了他十英镑,他便到伊顿去谋取一笔要由威斯特波尔特勋爵签字担保的借款。凑巧勋爵不在伊顿,他得到另一位勋爵的允诺,这才回到了伦敦。尽管他到伊顿去以前跟安曾约定再度见面,但是他回伦敦后到处寻找也没有发现安的踪迹,以后他再也没有遇见过她。之后他离开了伦敦回到了曼彻斯特,不久就被送往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由家庭每年资助他一百英镑。伍斯特学院的院长兰敦很赏识他的谈吐和才能。他在牛津学习希伯来语和德国文学,但是没有取得学位。他在牛津期间开始服食鸦片。德·昆西早年在威尔士、伦敦风餐露宿,疾病缠身。1804年他犯胃病,牙疼转剧,在一位同学的劝说下,他买了一些鸦片酊服用,身体康复后,也没有戒除服食鸦片的习惯。

这时他母亲德·昆西夫人已定居于巴斯附近的韦斯顿草地。托马斯常到布里斯托去,并在关托克斯和曼地普斯山地漫游。他深爱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合著的《抒情歌谣集》。1807年德·昆西与柯勒律治初次见面。德·昆西非常崇敬他的新朋友;他陪着柯勒律治夫人和他们的子女到格莱斯迈

尔去拜访华兹华斯。前面已经交代过,早在 1803 年他们就开始通信了。尽管他有时到伦敦去,并在伦敦结识了查尔斯·兰姆,但是 1807—1812 年间,他一度住在华兹华斯家中,并由柯勒律治提供了大量图书;他和“湖畔诗人”的关系日趋亲密。他跟诗人一家也非常友好,虽然一两年后他们的友谊似乎不如以前。

德·昆西研究德国形而上学,开始服食鸦片时还能克制自己,服食适量;但是到了 1813 年,他为了治胃痛和风湿,每天服食量竟多达 340 喱。他也并不是不想戒除服食鸦片的恶习,服食量一度也曾减为每天 40 喱。戒食鸦片取得了一定成绩,他才于 1816 年底与玛格丽特·辛普森结婚。他的妻子十分贤惠,一直到死都深深地爱着他。但是结婚后不久德·昆西又服食大量鸦片酊,精神萎靡不振,不能严肃地开展工作。1819 年初,他读了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对其非常赏识,撰写了《政治经济学各种未来体系的绪论》。这只是一部著作的绪论,而全部著作并没有完成。他服食鸦片往往进入梦境,有时他在一夜之间似乎度过了百年。他经常梦见怪诞的鳄鱼,梦见安和他早年的熟人,特别是一个马来人;他常常梦见他在湖沼间出没,他还提供过大量的鸦片给这个马来人。就在这时,他有大量存款的一家银行倒闭了,他失去了生活来源,只好向《黑檀杂志》和《季刊评论》投稿赚取稿费。1819 年夏他出任《威斯特穆尔兰公报》编辑。1821 年他又作了一番努力,力图戒绝鸦片,但没有成功。同年他赴伦

敦,通过查尔斯·兰姆的介绍,得与《伦敦杂志》的所有人相识。诗人托马斯·胡德当时任该杂志副主编,撰稿人还有赫兹利特,他们都与德·昆西往来密切。德·昆西在索霍广场附近住了一段时间,在修道院花园的约克街四号住了下来,就在这里写出了《瘾君子自白》这部名著,并于1821年10月和11月在《伦敦杂志》上发表。这部著作发表后受到普遍重视。1822年出版单行本,1823年再版增添了附录,列表说明他服食鸦片的剂量。1823—1824年间他在这家杂志上又发表了经济学著作《三个法学家的谈话》(1824)、教育著作《给一位无人管教的青年的信》(1823)以及其他经济学著作。

1848年德·昆西写了一篇《论蒲柏》的文章投寄给《北英格兰评论》。其中有几段,论述两大类文学作品:一是“知识的文学”;一是“力量的文学”。前者好比是舵,其功能为“教导”;后者是桨,其功能为“感动”。换言之,“知识的文学”是说理的,“力量的文学”则引起人们兴致,启发人的情感。德·昆西所写的有关经济、教育的著作是“知识的文学”,而《瘾君子自白》和它的续篇《来自深处的叹息》,以及《英国邮车》、《被看做一种艺术的谋杀》等则是“力量的文学”。《瘾君子自白》1821年的发表,并没有给德·昆西带来多大好处,他还是要以写作来维持生计,不断为《伦敦杂志》和其他刊物写稿。1828年他为了能给《黑檀杂志》写稿,才迁往爱丁堡居住。他发表了几篇有分量的著作,但也留下了大量反响平平的应景文章。19世纪30年代,德·昆西屡遭不幸,噩耗

频传。幼子尤利斯于 1833 年、长子威廉于 1835 年相继病逝。爱妻玛格丽特也于 1837 年辞世。此后他有时独居,有时跟女儿住在一起,服食鸦片剂量更大。1844 年 6 月他再度戒烟,每日剂量减为六喱。根据他女儿回忆,1844 年他每日服食鸦片六喱,从这一年起,以后没有增加剂量。当时医学还不像现代这样发达,医生往往让病人服鸦片酊治疗疼痛得紧的风湿病。德·昆西少年、青年时期颠沛流离,风餐露宿,染上了严重的风湿痛、胃痛、头痛以及面部麻痹,于是遵医嘱服鸦片酊,久服不愈,越服剂量越大,以致产生梦幻。他以此为苦,几度下决心戒除。但是自十九岁至七十四岁逝世时止,从未完全戒除。德·昆西坦率地写成一部真实而独特的忏悔录。他服食鸦片与后世之人吸毒、过醉生梦死的生活应该是有所区别的。

1850 年德·昆西的朋友詹姆斯·霍格计划出版德·昆西作品集,并请德·昆西自己审订。这部作品集名为《托马斯·德·昆西发表过和未发表过的严肃的和轻松的作品选集》^①。《作品选集》第一卷于 1853 年问世,以后各卷陆续出版。1853—1859 年间德·昆西审订选集十分认真,增加了许多内容,提供了大量注解,对研究德·昆西的为人和作品的人具有重要意义。

托马斯·德·昆西于 1859 年 12 月 8 日逝世,终年七十

^① 简称《作品选集》。

四岁。他没有见到《作品选集》最后一卷,即第十四卷,因为该卷 1860 年才出版。

《瘾君子自白》^①的修订版于 1856 年发表,是为霍格编辑的《作品选集》的第五卷。德·昆西 1821—1822 年出版的《自白》初版本不到四万个英语单词,而 1853 年修订版却超过九万个英语单词。初版《自白》“开场白”约为全文的三分之一,而修订版的“开场白”竟扩展到全文的三分之二。他不厌其详地谈自己跟柯勒律治服食鸦片有什么不同之处。这个开场白饶有趣味,而且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读者读到此处还一点也不知道德·昆西究竟是怎样服食鸦片的,他们难免会感到困惑不解。修订版《自白》的“开场白”还谈到德·昆西的监护人萨缪尔·霍尔牧师,描绘曼彻斯特文法学校的生活以及该校校长劳逊博士,还离开本题大谈教育学生的方法。德·昆西谈起往事兴致很高,但却迟迟不谈自己如何服食鸦片。这样漫无边际的冗长叙述自然会使读者感到厌烦。《自白》修订版“开场白”叙事啰里啰嗦、吞吞吐吐,跟《自白》初版“开场白”的明快、简练的文风形成鲜明的对比。修订版《自白》第一部分“鸦片的乐趣”改动不多,基本上跟初版一致。修订版《自白》第三部分“鸦片所招致的痛苦”却增添了不少内容。我们在读初版《自白》时总有这样的印象:德·昆西似乎认为服食鸦片所引起的快乐大于它所招致的痛苦。

① 简称《自白》。

修订版《自白》大大增添了“鸦片所招致的痛苦”的内容,使人改变了阅读初版《自白》时的印象。

继詹姆斯·霍格主编并由德·昆西亲自修订的《作品选集》(1853—1860)出版之后,1889—1890年又出版了十四卷本由大卫·迈逊编辑的《德·昆西全集》。这也是一个很有影响的集子。但是它跟霍格本一样,只收录了《自白》1856年修订版。当时有位批评家说:这本书的味道有些像锯末,也就是像我们说的“味同嚼蜡”。1927年著名文学史家乔治·森茨伯立教授编了一本《癮君子自白》单行本,采用的就是1821—1823年初版本。他认为初版《自白》优于修订版(1856),尽管修订版补充、阐明了初版本没有交代清楚的一些问题。

刘重德教授译的《自白》中文版根据的就是森茨伯立教授编辑的单行本(1927)。这无疑是恰当的。

《癮君子自白》是德·昆西的代表作。他自称他写的是热情奔放、感人肺腑的散文,批评家也称之为抒情诗般的散文。《自白》忠于事实地忠于幻境的描述。他服食鸦片有其乐趣,但忍受着剧烈的痛苦。正是在他鸦片癮最大的时候,在他戒鸦片极端痛苦的时候,他就会做一些稀奇古怪、可怕的梦,然后把这些虚无缥缈的幻梦跟神奇的幻想世界交织在一起。除了《癮君子自白》以外,《来自深处的叹息》、《黎巴嫩的女儿》、《英国的邮车》等都是他创作的文艺幻想曲。从散文风格来看,他继承发展了17世纪英国作家弥尔顿、托马

斯·布朗、杰瑞米·泰勒的华美、讲究修辞而舒缓的文风。这种风格跟 18 世纪英国散文作家斯威夫特、艾迪生、斯提尔、哥尔斯密等人所提倡的朴实紧凑的文风完全不同。华美、考究而略嫌松散的文体是德·昆西再现实幻交融、激情与舒缓并举的梦境的最好文体。

德·昆西跟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一样,都是英国浪漫主义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诗人和散文家。不过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倡导诗歌改革,德·昆西和查尔斯·兰姆这两位散文大家却力图追踪 17 世纪英国散文家华美、瑰奇的风格。同时德·昆西是一个严谨的作家;他遣词造句恰到好处,词句气势舒展而自然,音乐性强。阅读德·昆西作品的最好方法也许是不不断地反复朗诵,这样才能得其三昧。英国著名小说家 D. H. 劳伦斯说得好:“我喜欢德·昆西。我一遍又一遍地读他的作品,而不感到厌倦。”“一遍又一遍地”读他的作品,原是欣赏德·昆西的最好方法。像德·昆西这样一位睿智、热诚的作家,只有一遍又一遍地读,才能领会他的作品的精妙之处。

1987 年 11 月

于山东大学



恶之花——用于提取鸦片的罂粟花。

致 读 者

殷勤的读者,我在这里把我一生中值得注意的一个时期的记录奉献给你。由于我对这份记录的应用,我相信能证明它不仅是有趣的记录,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有用的和富于教育意义的。正是存着这样一个希望,我把它整理出来;同时它也必定会成为因打破自己对于隐私的敏感、体面的避讳而表示歉意的自白,而这种避讳隐私往往是不让我们把自己的过失和弱点加以公开暴露的。最令英国人反感的,莫过于一个人或者由于时过境迁,或者出自对人类薄弱意志的鄙薄,扯下那可能用来掩饰自己道德上的“溃疡”或“伤疤”的“遮羞布”,强要我们注意他这些“溃疡”和“伤疤”;于是,我们所有自白的大部分(就是那些自发的、跟审判无关的自白)都来自名誉不佳的女人、冒险家或骗子。至于来自那些可能被认为赞同体面而自尊的社会的人们的任何这类无端自我贬抑的行为,我们就必须有赖于法国文学或受其虚假而有缺陷

的敏感性感染的那一部分德国文学了。我十分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一切,也十分不安地意识到这一意向会遭到谴责。关于适不适宜让这份自白或者我的故事的任何部分在我去世前公之于众(在我去世后有很多理由将会全部发表),我犹豫了好几个月。我终于决定采取这个行动,对于正反两方面的理由并非没有经过反复考虑掂量。

罪犯和不幸者本能地怕受公众的注意。他们要求静居独处,甚至在选择墓地时也要躲避开教堂墓地那众多的坟墓,好像不愿置身于人类的大家庭之中,但愿借华兹华斯动人的诗句——

来谦恭地表示一种忏悔的孤独寂寞之情。

情况应该这样,就整体来说,是对的,而且也是符合我们大家的利益的;我个人既不愿表明对这类有益的感情加以忽视,又不愿在行动上或言辞上来做任何有损于这类感情的事情。但是,一方面我的自我控诉并不等于坦白认罪;另一方面,即使是如此,别人从付出如此重大代价换取的一种经验教训的记录中所获得的好处,对我在上面评介过的那类感情的任何损害来说,可能是一种极大的补偿,同时也可能证明对于这条行为准则的违反是不无正当理由的。弱点和不幸并不一定含有犯罪的意思。它们走近或者避开那个黑暗联盟的阴影,则是与冒犯者可能有的动机和期望及其冒犯行为